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子路篇〉第十五章。

【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若是。其幾也。人之言曰。為君難。為臣不易。如知為君之難。不幾一言而興邦乎。曰。一言而喪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若是。其幾也。人之言曰。予無樂乎為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。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。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】

『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』「先說本文的意思，再說採取何種注解。」雪廬老人在這裡先給我們說本文的意思，再說採取哪一種注解。「這是定公在魯國問孔子，定公問孔子，問古人的成語：說一句話，國家就可興盛起來，何以如此重要？定公有疑惑。」「有諸」，說一句話，一句話就可以把國家興盛起來，「是有還是沒有？」有沒有這個事情，問孔子。

『孔子對曰：言不可若是，其幾也。』「孔子對曰，對本國國君說。」「言不可以若是，可算一逗」，這裡是一個逗點，「也不算一句，也不算二句」，就是一個逗。「孔子說，古人說這話不可這樣，並不是完全反對。」他說古人說這個話也不可以這樣理解，也並不是完全反對。「國家大事，一句話就能解決嗎？」所以孔子他說這個話也不可以這樣理解，但是也不是完全反對。說這一句話沒道理，也是有它的道理，但是國家的大事是不是一句話就能解決得了嗎？「這是古人的話，古代風俗與今日大同小異，已有爭執了，其幾也」，「幾」，就是「近的意思」，接近的意思。「雖不能一言就可以興國家」，雖然不能一句話就可以把國家興起來，「但

是與興國家的理相近」，與興就靠近了，興旺就靠近了。「說話雖說得遠可是近似了」，就是接近了。「這近還不是根本，如拿扇說扇，手拿著扇子，手近於扇，不是手就是扇，扇即是扇是本，若另一隻手則更遠了，其他的人手就不足論了，必須懂這話的味道。」這個手拿那扇子，是手拿著扇子，並不是這個手就是扇子，扇是扇子的本。若另外一隻手，不是手拿扇子這隻手，距離這個扇子就更遠，其他人的手就不足論了，那就遠之又遠，這必須懂這個話它裡面的味道。

「你們最好先預習，才知說話不是簡單。」雪廬老人鼓勵大家要先預備學習，學習這章書才知道說話不是簡單的事情。「參考各各注子，看各人的眼力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只要合理，講得通就行。你們聽《論語》，聽五遍也怕還不清楚，朱子弄注子多少遍，雖被後人挨罵，也有挨罵的程度。處處須自己悟，悟了才是自己的，悟一次，已經在漸漸往這路上走了。」

「至此孔子仍沒有結論，所以當然有下文。讀書，章句要緊，孔子答覆知道，但答得囫圇，故下文再說。有人說，定公問古言語，孔子解釋也不是孔子的話，若不知章句，有何用？就會錯亂。讀書為了學做事、說話，不幹別的，若不會做事、說話，就是書呆子。不自己求悟，念到一百歲有什麼用處呢？」

『人之言曰：為君難，為臣不易，如知為君之難，不幾一言而興邦乎。』「下面孔子再答覆相近的意思。為君難，為臣不易，定公是魯君」，魯國的君王，「為國家政治，孔子不談閒話，為國家辦事者是臣」。辦事的，我們現在講執行的，君是決策，決定國家政策的，政策決定了，交辦給大臣去執行、去落實。「今日不講君臣，其實也是如此，如總統是君，各部院長等是臣。」每個單位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都有君、都有臣。

「古人說過，周朝末年人心亂得不成話，今日之下也是如此，做官為了榮耀，即使做小官也比做人民好，官愈大愈好，為君更好，當宰相更好，光耀門庭，這完全是大錯誤。」做官希望做愈大愈好，做君王、宰相那更好。為什麼？為了榮耀、光耀門庭，這完全是很大的錯誤，很大的錯誤的想法。「如今治國也是這個原則，做官不是為榮耀這回事。國家必須有人民、土地、主權，既有人民、土地，人民同居生活，須讓他有良好的政治，無非一個安字，彼此相安沒有其他，政治未有好過安字。如果政治不安，即使一天得一金磚，而做奸盜等，這個社會安嗎？難安。」很難安定，心很難安。社會都是奸盜，殺盜淫妄，這個就很難安定人心。「叫百姓安了，領袖辦事者也少操心，大家安。」大家安心、安定。「今日如何得安？」今天如何得到安定？「你若以為安，就是私心滔滔。」今天是國家社會都是很動亂，如果你以為是安，這個都是私心。明明不安，那你以為是安。

「安是公安，既是公安，做國君好不容易，不是叫你國君享福，故《書》云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就怕辦錯事，故云為君難。辦事者不受領導，錯了也不行，故說為臣不易。」做臣也不容易，做君也很難。「今日做官者沒有一個不挨罵的，戾氣滿天，怨聲載道，全球有一個好東西嗎？」全球有一個好的東西嗎？「今到選舉時」，今天民主國家興選舉，「原來是要選賢與能」，是選舉賢能的人出來，「今日來了孔聖人，無錢選舉也沒用」。今天孔子來了，來他也沒辦法選舉，因為沒錢。選舉要用錢，要花很多錢。「為君難，為臣不易，這兩句話是古人說的。辦不好不能公安，若能聽這話入到心而照辦，當時雖不能興起來，也不會亡國，這句話就和興邦很近了。」這個是對國家好的話，如果能夠照辦，慢慢就接近興邦了，所以這個意思非常重要。不是說講一句好話，這個國家馬

上就興旺起來了，不是這個意思。這句話要去落實、要去做，慢慢就接近興邦，是這個意思。

下面講，『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』一句話把國家喪失掉了，有沒有這個事？「魯定公又問：一言而喪邦，也是古言語。」古代的成語。「有諸，有這話對不對呢？」

『孔子對曰：言不可若是，其幾也。』「孔子對曰，言不可以若是，不可以說得如此肯定，其幾乎」，雖然不能說得如此肯定，「可是相近」，接近，「又拿出古言語來了」。

「參考考證，《韓非子·難》篇，列國最盛是五霸，晉文公是五霸之一，晉文公的後代平公時」，到了平公這個時候，「閒時與群臣喝酒取樂，這是人之常情」。晉文公的後代晉平公，有空閒跟這些大臣喝酒，也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喝到高興的時候，「晉平公就說為君的樂處是什麼呢？」做一個君王，他快樂的地方是什麼？「這一個樂處，說樂好還是不好？」這個地方說為君王他快樂的地方，說這個樂是好還是不好？「堯舜是戰戰兢兢，不樂。」做君王戰戰兢兢，沒有說很快樂。「范仲淹也有樂處」，他是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「大家都樂了，當領袖的才樂，這是與民同樂」。人民都快樂了，當君王、當領導的他才快樂，與民同樂。「堯舜的不樂或後天下之樂，二者都好。」范仲淹是後天下之樂，大家都樂了他才樂。那不是大家都還不快樂，當君王他就很快樂，不是這樣。「晉平公說：我說的言語，沒有人與我反對的，都照辦，這是樂。今有人說我過錯，我就不樂，樂人的恭維」，喜歡人家去恭維他，如果說出他錯誤的地方，他就不快樂，心裡就難過。「如此社會，人情會好嗎？這是小人心理。」這個心態是不對的。

「師曠是音樂家，若祭太廟都有樂師，師曠為了學樂而自己把眼睛刺瞎，以便專心少分心。師曠一聽晉平公說這話」，說這個話，「

將隨時抱著琴，撞你這個無道昏君，你說出話來給國家好」，你說這個話會帶給國家是好的，大家不違背你這個話，「那固然好」，大家依照你的話去做那當然好。「若國君說不好的話而大家不違背」，大家也照這樣幹，「那不是要亡國嗎？平公認錯」，晉平公那他就認錯了。所以這個話非常重要，講的話它合不合理、對不對，對的大家照這樣去做，不違背，當然會興國家；如果這個話不對，大家也照這樣做，那不是要亡國嗎？所以師曠給晉平公糾正這個錯誤，平公也認錯了，這個非常重要。

『人之言曰：予無樂乎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，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』「古人說過，我為君沒什麼好處，好處是我說什麼沒有人反對我的，這一條好。孔子就解釋了，你說出好，對百姓有益，大家不違背，固然好。你說出不好的，大家照辦，怎能不敗國誤民？說這句話不是當時就喪邦」，不是馬上邦就喪掉了，但是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，「但已經就近了」。

「現在風俗，什麼人提倡的？你們在哪裡學來的？你們終日看報，投稿者為稿費，無中生有，十之八九隱善揚惡，現在興這個。」現在全世界的報章雜誌、新聞報導都是隱善揚惡，全世界現在興這個。「興這一字就大壞，大家跟著去幹壞事嗎？說聽這節書，若以為這種辦法好，就得亡國，家庭也得敗家，因為國無正直的人諫正，國必亡，家沒有懂事的人，任家人在外亂為，家必敗。今講家庭革命，家也不要了，但是你還有自身啊！他人有身，吾等不管，他們不知有身，他們得其所哉，愛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一時快樂，將來必得惡果，有刑警隊來處理。縱使法律漏了他，花報過了，但是死後也入三途，天網恢恢。任何歷史，都辯不過因果。你學佛，信因果，就好辦，你不信因果，吾也不知如何。因果是佛說的，佛比

你如何？你念孔子書，比孔子高明嗎？孔子也講因果，五經上都有說，如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今日報紙不講因果，蠱惑人心，今日說不愛國、愛家，連自身也不要。身原是邪見之一，但還要借假修真，解鈴繫鈴全在這個時候修。凡是說你過錯的是你的善友，反之就是想要你跳火坑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
阿彌陀佛！